

诗人
文丛

SHIREN WEN CONG

乌鸦与折断的 日子

周国会 / 著



沈阳出版社



作者简介

周国会，笔名焚天，属狗，现年三十周岁，从最初的十一二岁写诗开始，到如今也是将近十七八年的时间了，什么都在尝试做，随笔，杂文，评论，散文和小说，至于它们到底怎样，只有让大家来评说了！

“将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展示给人们自己看”是我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做有意义，有价值，即使不是我生命的全部，也要命中注定般占据我的一生。

还是用我的一句不成体统的诗来做结束语吧：

但得狂名留青史，不执秃笔乱生花。

三生不知飘零味，坐看人间笑我傻！

《三十元》和《回家》所写的母
亲与两个哥哥



抓火的臭臭



可贵的在于有青春的喉咙(代序)

偶然去了辽宁盘锦,该市的郊外有辽河油田,还有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我从未见过那么浩瀚的芦苇荡。而且,那里是鹤乡,是天鹅和很多珍稀鸟兽的栖息地。那里也是现代文明与古朴文明的汇流处,有异样的音响在积聚和酝酿。

关于天鹅的鸣音,我没听到过。但据书上说,天鹅大多时候是不发声的,一生中只有在临终前才唱出无比优美也举世肃然谛听的歌。以此喻之为作家,我不愿看到这样悲凉之书。我喜欢看年轻人写出的书,它欢快,它活泼,它自由奔放,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而且经久不息,永含青春感。

青年作家,可贵的在于有青春的喉咙。当然,更可贵的在于有自己的喉咙,即个性的喉咙。凤凰也好,夜莺也好,乌鸦也好,鸫鸫也好,只要敢于放纵无忌地鸣叫,而且只发出自己的独特的声音,就能构成出现和存在。

我喜欢这样的青年作家,我喜欢读这样的青春之书。

生活在盘锦的文学青年周国会,很放纵地这样歌唱了。他写出的书,以“乌鸦的声音”为嘲为誉,自喻兼喻人。而且在全书的四个小辑中都冠之以“乌鸦”二字,如《黑乌鸦》、《乌鸦的聒噪》、《乌鸦的变脸》和《乌鸦与折断的日子》等。

首先,我欣赏这样的取意角度和行文意韵。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的复制化、模式化趋势日益加剧,因此就尤其需要有异曲异调的声音,包括乌鸦的声音——无论是乌鸦自鸣的声音,还是弹讥乌鸦的声音。而众口一声的世界不免单调些,乏味些。

国会的书以及他笔下的种种文字,无论他作为青年人虽有很难免的稚嫩感、莽撞感,但敢于想得恣肆,写得无忌,思考得宽广而深远,就是可贵的文化气质。

其次,我虽然是粗略地看了他的文稿,还是觉得他在内容上涉猎颇广,有的是针砭社会时弊的,有的是反思文化批评的,有的是扫描生活景象的,有的是进行情感发微的,有真的意味和感觉。再有,从行文风格上看,近于杂文随笔和散文随笔。就语言表述的神韵上看,既不失现代气息,也力求文字内涵的深重感,这些都是优点。但是缺点也是有的,主要是指内容上的博而欠深,泛而欠专,仍待冶炼出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化的系统定见。由于他是青年,这都是不能苛求的,只希望他从此日益走向凝重,走向成熟。

总之,他的文字有个性,有特色,是真实存在的声音和表达,我们需要的那种。

当然,青年往往是“不成熟”的同义语,而不成熟又同时意味着生机之所在。只有迂腐才是致命的,没有前途的,是没落。祝愿国会克服青年人往往与之互为形影的浮躁,而具有深刻的认识能力、理性的思辨能力、坚实的表述能力,这些都是只能根植于对知识土壤和思想营养的潜入与汲取。

文字不是带音响的铃铛。它应该变成犁头,去深耕人们的思想。以此语作为小序的结句,并与国会与一切有志写作的青年共勉。

毛志成写于2000年9月8日,北京。

自序

其实是我并没有想到要在今年出这么一本集子的，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因为什么呢？我的确有许多许多的话要说，要倾诉的，但说给谁听呢？先前是给我自己，所以多是“呓语”之类的东西，现在我想要与大家沟通交流了，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将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展示给人们自己看！”

我愿意这样。

我总是惊讶于人们对自身的无知却又自以为无所不知，他们固执地以自己的一孔之见诠释着世界和人生，却缺少最起码的理性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像那几个面对大象各执己见的盲人，但也许还要不如的。因为毕竟他们还是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管这感受其实是多么的荒谬！那么我们当前的学术界和评论界呢？我们的思想界？我刚刚探头观望一下，就吓得不由得跳了起来了！简直不可思议！简直莫名其妙！简直无法理喻！所以我写了《我们的余秋雨到底应该“忏悔”和“警惕”什么？》的一篇文章，其实我也知道，仅凭我一个人的努力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改变一下这令人沮丧和失

望的现实。

这其实已经是题外话了，也就就此打住。

我知道，虽然有那么多的智者在不地地探求着，为人类奉献着越来越丰厚的精神食粮，还是有太多的不屑一顾的眼神——他们真是叫我伤心，叫我失望！他们竟然为自己的无知而欣慰和自足着（我是指那些明知谬误却仍然装扮成真理模样拿来蛊惑人心，谣言惑众的家伙们！可憎恶的家伙！而不是那些不知身处如此荒谬境地的醇厚朴实的人们，他们是可悲悯的，因为无辜。），这尤其叫我无法解释。我不知道人们对是“真”，是“善”，是“美”的东西为什么这么缺乏鉴别力地糟踏着（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那一丝丝生理上的快感？），又这么固执地阻止自己和别人去接近真理，或者使自己生活得更有趣和有意义，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在我们脑袋中可怕的沉积在作怪？真的是因为我们有特而又特的“特殊的国情”？还是别的什么更重要，然而我们却宁愿视而不见的原因？我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视而不见掩耳盗铃骗己骗人欺世盗名巧取豪夺？我们那些可敬的文人（所谓的知识分子们！）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依附权势，在政治这棵大树上像藤萝一样攀附着，寻找着自己那一小隅仅仅可以苟延残喘的空间（就浩叹一声，就满足了？），而不是成长为一棵独立的顶天立地的大树，一片森林？他为什么那么缺少大气魄和大手笔？为什么不能够融入到这个原本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去？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领域仍然是未知和神秘莫测的，仍然需要我们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去探求和思索，我们为什么不去做这些力所能及的，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呢？（我们只是毫无羞耻地观望着，观望着，带着落井下石的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愿意这样去做。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去做。我愿意做一只敢于这样不断嚎叫的乌鸦……虽然一只远远不够的……

我开始这样思想的时候,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样子——我还没有上中学。我很郑重地在自己的小笔记本子上写下了这句话:

将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展示给人们自己看!

我决定去找到这原因和方法。

那是一个类似星期天的日子,我独自在家里看一本“中国通史”样的小册子,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从旭日东升时候看到夕阳西下,从原始社会一路狂奔到清朝末年,我不停歇地看下去,我还是不明白,我们的历史为什么一直是“杀杀杀”个不停?变成不断“杀人”和“吃人”的历史?

……

我没有想明白。

直到后来看到了鲁迅的文章,再后来是柏杨,是李敖,是王小波……(还有那些一直思考着奉献着的西方哲人们!)。这些一直关注中国历史和文化思想的英雄们,这些孤独地奋斗过和正在奋斗着的真的汉子!

三十年过去了,我虽然一直这样努力做着,探求着,但我还是很不满意,所以我一直悲哀着,沉默着,却并非是自诩为王小波所说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说到王小波,为什么他要英年早逝?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要这么残忍地对待这些有思想有见解和气魄的人?还有那个沉郁着,沉郁着,像火山一样突然宣泄淋漓的路遥老先生?为什么?),不过是因为深知自己的无知和无能,我不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看法

和最起码的思想,我的笔和我的嘴一样笨得要命,我又有什么办法?就只好沉默了。

“每当我站在浩如烟海的书山前,面对自己赤裸裸的灵魂,心中都要惊起一种异样的恐慌,那是夹杂着空虚,深味着自己的浅薄和无知的痛苦的情绪。便宛如立在从不粉饰太平的明镜前看见自己形如恶鬼,面若僵尸一般的丑陋不堪的奇怪模样。我于是便要感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将自己喜爱的书看上一遍两遍的呢?”

这是我在《呓语》中写下的话,这是我的真实的感受,面对那些已死和为了人类共同事业仍然痛苦挣扎着的灵魂,我默默地悲哀着,祷告着,我深深地被他们伟大而又孤独的灵魂震撼了。这样的人不仅仅是属于作家那一类,不是,而是所有那些为人类征服自然和征服自己而做着努力探求的人们,作家不过记录下来一些东西而已。我愿意向他们——那些真正伟大的灵魂,顶礼膜拜!

这样的人我无法计数,但我感激着,祈祷着,我愿意这样。在那些记录着他们思想的书页中默默咀嚼着,回味着,叹息着,奋斗着。

正如我在《乌鸦宣言》中说的那样,我们,虽然只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人,虽然少不更事,幼稚浅薄,心中却充满着激情和信念,我们是一些努力探求着,并敢于向一切权威——那些泥塑的菩萨一般空洞无物的家伙们——挑战!我们不会畏惧他们的排斥、威胁和倾轧。我们畏惧什么呢?我们正年轻啊!

我们一直在努力探求着,独自走着自己的路,只是命运偶然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来,我们于是为了那还不很明确的信念,

做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于是就有了那也许并不动听的声音,像那在世俗的眼光里报丧不报喜的乌鸦,那聒噪的声音也许真的不很动听,但这确实是发自我心灵的真实的喊叫,我们的呐喊和嚎叫!我们在无可奈何的绝望中做出的最后一击!

但愿这一击切中我们历史和文化要害!惊醒那在铁屋子里沉睡不愿醒来的人们,并告诉大家一起来改变我们所不得不去面对的那现实!

这就是我的所谓的“乌鸦的宣言”。

“其实是,我现在一直努力做的,无非是想打破那些笼罩我们已久的,沉闷的,令人无法忍受,却又不得不忍受的环境的压迫,寻找我们值得付出一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去,不管这之间有多少阻碍。但首先要做的是思想要获得些许解放,不至于使我们不堪负重地倒下去,因为我们心灵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啊!就让我们象解放我们疲惫而饥渴的肉体一样去释放我们的能量吧!”

这是我在给欲凝的信中说的话,也是我现在要补充的东西。

我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与大家探讨,这些都是我想要表达,却没有表达出来的。

现在,当前,我们所谓的是标准的东西,我们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以及其他诸多的体系,我们的属于个人的理念、思想和智能的东西,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使我们如此的心气浮躁?如此的轻信谎言,如此的缺少理性,难道还是那些叫做“观

念”的东西在作怪？在阻止我们接近真理？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狭隘和偏颇地对待一切呢？要知道我们不再是自居“泱泱大国”的时候了，我们怎么可以独自游离于世界之外却盲目乐观，甚至是沾沾自喜呢？我无法理解。我们其实更像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夜郎，毫无理由地自大着。

我无法不感到悲哀！

大年初五的晚上，我在哈尔滨的街头看见两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赤裸着上身，在周围皮衣棉服和冷漠麻木的目光中哆嗦着，乞讨着，但是没有人来理睬，他们习惯了——大家都知道这后面也许有操纵的罪恶的黑手。但是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的公安干警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也是一样的漠然视之呢？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也正在发生着。

面对这日益变得有些残酷的种种现实，我还是没有想到，人们竟然是那么的缺少同情心，缺少对别人的关爱，他们是那么理直气壮地自私自利着，虽然口头上夸夸其谈的理论足以乱人耳目，甚至谣言惑众。那是真正的“目中无人”，只有他们自己，自己的钱财，自己的种种“权利”而不是义务，连偌大的一个国家也几乎成了他们“自己”的一盘菜了，这些不断中饱私囊分吃国家这个健全躯体的蛆虫们！

我不能不瞠目结舌，所以我便有了这些奇奇怪怪的文章。

正如鲁迅所写和感受着的那样，那个最先觉醒了的人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疯狂和不可理喻的世界——他被当作一个可怜的敌视和仇恨着的疯子，一个精神病人，一个受迫害狂！但是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是真正的疯子？谁是真正的迫害狂？是

实实存在的某个人，还是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思想在作怪？我们用什麼标准来判定？由谁？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的事情。

这样地直到我快要过三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幡然醒悟似地忽然惊叫起来了，我已经三十岁了么？

这真是有些叫人莫名其妙的感觉！

在刚刚写完的一篇《年的随想》中，我这样写下了我的感受：

“‘年’总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吧？无影无形，冷静怪异，在不知不觉中走过来，从你身边走过去，他悄悄带走你的一些东西，不管你愿不愿意。他就是那么一个可怕的怪物，有点铁面无私的黑包公的味道，不徇私情，谁都不多给一天时间，当然也不少给一分。鞭炮不过是鞭炮，只在于消解一厢情愿的恐惧，或者驱除一些晦气。我们已经长大了，注定要老去，要从生的大欢喜艰难地一步一步走到死亡的门口，犹豫也好，无奈也好，大家还是要跨过去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向他走去，被‘年’这个奇怪的动物咀嚼着，吞下去了——只有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这便是我时时感到的悲哀，我为我们人类的某些地方悲哀着，那时候我无话可说。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躺到床上两天两夜不能够起来，发低烧，浑身无力，莫名其妙的感觉。我体味到了人之将死的寂寞和无助。

“我知道那个‘年’向我走来了。

“直到一场十年来少见的大雪铺天盖地地下起来，下得满世界银装素裹地好看，我忽然真的欢喜起来了，我，我们要以

这样的形式来欢迎那个奇怪的东西么？欢迎二十一世纪？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面对这样一个亮晶晶的世界，一个银白的世界和世纪，我真的又有了欢呼雀跃的激情和热望，想着要去打雪仗，堆几个哈哈笑着的雪人，再到雪地里静静地躺上那么一小会儿……我真的已经30岁了么？我真的老之将至了么？好像还没有，我其实还是一个孩子的，我以为。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过年还要有趣的事情。

“但是，像这场罕见的大雪一样，是什么在为我们的破败的文明遮羞蔽丑？使我们忽然欢喜起来的东西，它是什么？它何时才能够真正融化并消失？为了这彻底消融的到来我们应该努力做些什么？

“这就是我对于年和自己的文字的种种奇怪的想法。

“我们爱着又恨着的年啊！他终于悄无声息地带走了我们的一部分爱和恨，生和死。他走了，他还会回来的。我等着。”

我们大家？

对于那些支持和无私帮助过我和我们的朋友们，我还是要在这里道一声感谢的，虽然有些俗气。但是，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我愿意他们能够明了。如果没有他们的关爱，大家也许不会这么早的看到这些还有它存在的价值和理由的文字。

谢谢他们！

关于书的名字，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因为我的许多的思索只是我个人的思索而已，我还没有得到认同。或者说，我不过只是在痛苦地思索着，寻找着，也许是一条死路的。那乌鸦也只是我自己的嚎叫的乌鸦，与别人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

那些因此已经逝去的诸多个日子,它们也许就是折断的了。

但是别人的日子还在,乌鸦还在。我们的乌鸦,那不停地
在聒噪着的乌鸦!

因此,我的一些想法就都在我的也许还是很浅薄的文字
里了,虽然还不是很多。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翻一翻,也许会找
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吧!我的目的其实也就在这里。所以我
说:

“纵使笔在手,岂可为空谈”!

这是我喜欢的气魄和姿态,我在为此努力着!

是为序。

2000年1月25日

目 录

可贵的在于有青春的喉咙(代序)	001
自序	001

第一辑 黑乌鸦

乌鸦的宣言	002
生在没有激情的时代	005
低头和抬头与堂堂正正做人	009
生活到底叫我们畏惧什么	014
生的使命与我们的大学之路	019
“过分的民主”与说“不”的老爹	024
补课“补补补”	028
谁在强迫我们送礼	034
孩子为什么懒惰或者我们如何对待懒惰的父亲	037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红杏出墙”	040
复杂世界的随想	044
“书生气”与“社会人”	047
我们的紧箍咒	050
我们的万能广告和广告万能	053
是谁在扼杀我们的想象力	057
关于年的随想	060

到底是谁在掩耳盗铃	063
难道仅仅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	065
“送礼”、“行贿”及其它	068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历史观	072
是什么挡住了我们的高速公路	075
到底谁应该“引咎辞职”	078
关于《暴力批判》的批判	082
附：暴力批判	087
“吃肉与骂娘”的补充材料	090
附：吃肉与骂娘	093
“安全套”与“安全防范”	095
到底是谁在“丢中国人的脸？”	099
谁能代表我们的灵魂	104
为什么我们不再拥有纯净的世界和天空	107
“观赏”“官赏”与论“观”行赏	116
我们如何面对管理的革命	119
人大代表	122
答《摇篮》网站的苏红先生	125
健身与健康	131
我们男人为什么要有小金库	133

第二辑 乌鸦的聒噪

“我们”的余秋雨到底应该“警惕”和“忏悔”什么	136
在噩梦边缘徘徊的贾平凹	160

我眼中的鲁迅	170
李敖和《北京法源寺》	181
关于余杰和《想飞的翅膀》	188
关于魏明伦	194
鄯烈山与《中国的个案》	197
诗及其未来	202
在废墟的上面开一扇天窗	213
何谓盘锦地域文化	220
罗大佑与他的时代	229

第三辑 乌鸦的变脸

呓语	232
被时代抛弃的孩子	236
谁在祝我生日快乐	239
除了婚姻,还有没有别的呢	243
不娶老婆不亦快哉	247
老婆的头发与出土文物	249
娶个笨女孩回家作老婆	252
秋天与墙子里的海	258
鹅黄色的窗纱	261
即景	263
走过鹤乡	268
看鹤断想	271
鹤的随想	275
雨声如诉	278